



唢呐声声(资料片)

断笛重鸣 薪火永续

——牡丹区“喇叭李庄”的四百年乐韵传承史

鲁西南鼓吹乐,是一种以唢呐为主奏的民间器乐形式。伴奏乐器还包括笙、笛、梆子以及梆子、鼓、锣、镲等打击乐。乐队通常由四至六人组成,演奏曲目多为传统曲牌和地方戏曲选段。乐手还能用“把梆子”绝活模仿人物唱腔,乡土气息浓郁。因其音色高亢嘹亮,质朴爽朗,婉转细腻而深受喜爱。

当地人将唢呐称为“喇叭”,鼓吹乐也俗称“吹喇叭”或“吹响器”。乡间早有红白喜事请“响器班”的习俗。喇叭一响,全村热闹。红事中,新娘“跨火盆”时吹起《抬花轿》,乐声宛如为盖头绣上金边;白事里,灵前奏响《哭坟》,唢呐呜咽与孝子哭声交织,仿佛弥合生死之隙。节庆庙会也少不了唢呐助兴,一曲《好汉歌》能带动全场摇摆。这种“红也吹,白也吹”的兼容性,正是它扎根人间烟火气的写照,乐声似在诉说:生命的迎送与往来,都离不开这一番喧腾与慰藉。

鲁西南鼓吹乐主要流行于以菏泽为中心,辐射济宁及周边的区域。各班社多以村庄、家族、师徒关系为纽带,宛如“音乐部落”。其中,菏泽牡丹区的“喇叭李庄”名声最响。该村位于牡丹区小留镇,几乎家家有唢呐,户户出乐手,久负盛名,享誉一方。

在这里,唢呐不仅是乐器,更是情感的载体。有言道:“喇叭李,吹响器,滚龙笛,耍大曲。”若将鲁西南鼓吹乐比作一架钢琴,“喇叭李庄”便是那枚关键的高音键,它一发声,整个菏泽仿佛随之共振。村子的故事,也如悠扬的唢呐调,诉说着坚守与传承。

相传,李氏先祖李应伦原是明末李自成军中的乐手。起义军溃散后,他肩挎唢呐,随难民东逃至鲁西南。一路卖艺求生,以《哭五更》换粥,凭《一枝花》得衣,最终在菏泽一处荒坡落脚,垦田安家。他将技艺传给子孙乡邻,组建“李氏响班”,唢呐声从此在黄河冲积平原扎下了根。

清顺治年间,其子李梅坡率班进京,一曲《百鸟朝凤》音冲云霄,得皇帝赞赏。至嘉庆朝,李梅坡再度奉旨入宫,为太后寿辰演奏《大合套》,唢呐声如金龙盘旋,太后大喜,御赐镶金嵌玉的檀木“滚龙笛”一支,遂成传世之宝。

咸丰五年(1855年),黄河决口改道,灾民四散。班中李守田携唢呐闯关东,在奉天茶园奏响《庆贺令》,让鲁西南乐声远播白山黑水。留守的乐手则将唢呐藏起,农忙种地,农闲以苇哨练习,硬是在荒年中保住了技艺的“活气”。

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战火频

仍,李庄的唢呐却异常“忙碌”,常被各方拉去助威。1947年,刘邓大军南下驻扎李庄,随军文工团将《解放区的天》简谱交给乐手李老万。次日清晨,沙哑而高亢的唢呐版红歌,便在黄河大堤上响起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李庄传人李广禄在严父指导下苦练唢呐。每日晨光初露,清亮旋律已回荡空中,成为他深刻的童年记忆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期间,鼓吹乐被视作“四旧”。李广禄爷爷珍藏的“滚龙笛”被搜出,在批斗会上被折成两截。会后,老人默默捡回残笛与散落的紫金钉,藏入咸菜缸。他拉着李广禄的手说:“笛子断了,气儿不能断。先把气咽下去,还要再吹出来。”李广禄白天参加宣传队,深夜便潜至黄河大堤,借月光偷练古曲。如暗流涌动,这乐声在压抑岁月中悄然续命。

李广禄后来成为乐班带头人。在技艺转入“地下”的十年里,没有铜碗口,他们就用废子弹壳敲打;没有哨片,便寻芦苇削制;不敢鸣锣,便以筷击盆。李庄人靠着暗中练习,保住了传承的火种。

1982年,李广禄联合八户族人,购齐乐器,将精心粘合的“滚龙笛”作为镇班之宝,办起“响器社”。一年下来,八户皆成“唢呐万元户”。他们在村口立碑,将这门谋生的本分,堂堂正正刻入血脉与故土。

说起当代鲁西南鼓吹乐的名家,不得不提李广福。他5岁学艺,6岁登台,曾于寒冬腊月和田

野苦练,浑然不觉北风凛冽。1952年加入豫剧团后,他博采众长,更将现代元素融入唢呐,为古老艺术注入新活力。

1987年,他在全国民族乐器比赛中凭《抬花轿》获二等奖;1992年,斩获全国唢呐演奏一等奖。1997年,创办菏泽民族音乐中等专业学校;2012年,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“鲁西南鼓吹乐”代表性传承人。

如今,他在政府支持下开设培训班与“唢呐驿站”,亲传技艺,融汇各派,吸引着越来越多爱好者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革新之风。李庄姑娘李艳,以旗袍换下大褂,登上唢呐舞台。2018年,其唢呐版《孤勇者》在B站播放量破1200万次,创下纪录。李广福顺势打破“传男不传女”旧俗,将复制的“滚龙笛”赠予李艳,成立“女子唢呐队”。她们曾登上上海国际时装周,以唢呐声为模特开场,让乡土之音走向世界。

2023年,菏泽火车站通车,站前广场举办唢呐“快闪”。李广福率领老中青四代乐手,奏响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激昂乐声与高铁呼啸交织,奏出时代强音。那一刻,历史与未来同频共振。

如今的李庄,已是一个被唢呐烙印的村庄。它的气息、音调与历史,早已化入鲁西南的春风。今日的喇叭,吹奏的不只是古老曲牌,更是新时代的号角。人们听到的,也不仅是旋律的更迭,更是乡土之声记录下的美好生活——它正向世界宣告:鲁西南的故事,仍在继续。 邓文献



一桩阴差阳错的皇封

鲁西南「椿树王」的传说

在山东省郓城、巨野、梁山、高唐等鲁西南地区,民间流传着椿树为“树王”的说法。

相传西汉末年,王莽篡汉,刘秀起兵讨伐。刘秀虽善于用兵,却也经历过败绩。一次战败后,他的队伍被打散,身边卫士全部战死。刘秀如丧家之犬,急忙骑马逃窜,敌方追兵一路紧追不放。他连续奔逃了几日夜,直到一个炎热的中午,才摆脱追兵视线。此时的他又热又饿又累,浑身没有一丝力气,恰好看见路边有一片坟地,地上长着一棵不知名的茂密树木,浓密的枝叶投下浓浓的树荫。刘秀下马走到树底,仰头贪婪地呼吸着阵阵凉气,忽然瞥见树上挂着一串串紫红色的果实。他从未见过桑树,不知这果实名为桑葚,可以食用,便试着摘下串塞进嘴里。一嚼之下,满口鲜红汁水,又甜又解渴,滋味甚佳。于是刘秀大把采摘,饱餐一顿。之后因意袭来,便在树下睡着了。

睡梦中,刘秀忽觉脖颈一阵刺痛,惊醒发现是只蜈蚣在咬他。他大怒,伸手提起蜈蚣,一手捏头、一手捏腹,两手用力一拽,蜈蚣便腹首异处。就在此时,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,追兵竟又追了上来。刘秀恍然大悟:原来蜈蚣是在提醒自己追兵将至,自己却错杀了救命恩人,这般恩将仇报,实在罪不可赦。他懊悔不已,捡起蜈蚣的尸体,在桑树上折下一根桑针,将蜈蚣的头和身子从两边串起,使其重新合二为一。刘秀喃喃道:“若老天有眼,你便活过来吧。”说来也怪,那蜈蚣竟真的活了过来,慢慢爬走了。因此,至今蜈蚣的头和身子中间,仍有一根桑针状的连接物,据说便是当年刘秀所插桑针演化而成。

谢过蜈蚣的救命之恩,刘秀并未忘记桑树的庇护,他急急向桑树躬身行礼:“日后我若功成,必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”随后上马继续逃难。

后来,刘秀平定天下,登基为帝。刘秀不忘桑树恩情,却记不清树名,便命臣子去寻。臣子按描述找到叶子相似、结有类似果实的椿树,便汇报给了刘秀。刘秀误以为真,遂下旨封椿树为“树王”,享百姓香火。

椿树受封后得意忘形,大笑不止,竟笑出了“鼻涕”——从此椿树树干常分泌黏液。桑树得知此事后,气得怒火中烧,竟把腰给扭了——所以桑树的树干从未有笔直的,皆是扭扭曲曲的模样。枣树听说后,嘲笑桑树“白忙活一场”,笑得嘴脸都裂了,故而至今枣树的树皮都布满了一道道裂纹。

一日,张天师(张道陵,道教天师道创始人,被尊称为“祖师”)路过此地,见椿树无功受禄,便斥道:“你这树木,外表虽佳,内里却坏,实在臭不可闻!”从此,椿树便带上了臭味。但它已受皇封,总是长得高大突出,开金色花,结金色籽,连孩童都唤它“椿树王”。

民间还传说,椿树王有灵性。旧时家长若嫌孩子个子矮,便在除夕夜让孩子环抱椿树转三圈,念诵:“椿树椿树王,你长粗来我长长;你长粗来好解板,我长长来穿衣裳。”长者总会叮嘱:千万念对,若错念成“我长粗来你长长”,便成树长高人长矮了。 魏建国

鲁西南风情



做豆腐

儿歌曰:鲜豆腐,白生生,要想生吃拌根葱;老豆腐,真耐炖,放块老姜焖;豆腐干,下酒菜,边吃边喝不用筷;豆腐丝,一根根,香油一拌给俺妮,俺妮吃了去绣花,绣了一碗豆腐渣。

豆腐是大众菜,四季不缺,老少皆宜,在中国传统饮食与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民间有不少关于豆腐的谚语和歇后语,如“卤水点豆腐——一物降一物”“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”等。

鲁西南不少地方有传统的豆腐村,许多人家世代以做豆腐为生。豆腐坊里,豆类的质朴香气总是一大早便在村里弥漫。一盘石磨、一口大铁锅、一副厚重的枣木豆腐架、几个粗陶大缸,是乡间豆腐坊的常见光景。

豆腐的传统做法可追溯至汉代,相传为淮南王刘安炼丹时偶然所创,后流入民间,成为百姓日常。因“腐”与“福”谐音,寓意吉祥,节庆时更受喜爱。

传统豆腐制作需多道工序。先选饱满黄豆,浸泡数小时,再上石磨碾碎,边磨边加水,流出浓稠豆浆。

接着用纱布过滤,豆渣作饲料,浆汁入缸。生豆浆倒入大锅煮沸,不断搅拌防糊。随着蒸汽升腾,豆香扑鼻。

关键一步是点卤。卤水取自盐滩或石膏,量少却性烈。豆腐匠沿锅边缓缓淋下卤水,同时顺同一方向搅动。豆浆逐渐凝结,出现絮状“豆花”,汤水变清。点卤决定豆腐的老嫩与口感。

随后将凝块倒入铺纱布的模具,压上重石排出水分。时辰一到,撒石揭布,一整板方正的豆腐便呈现眼前。表面带纱布网纹,质地细腻,可即食,也可晾干制成豆腐干、豆腐皮等。

豆腐做成,天已大亮。在卖豆腐的吆喝声中,主妇们循香而来,轻触试筋,选上几块水豆腐或豆腐皮,成为农家一日的餐桌底色。

豆腐可煎可炖,宜荤宜素,托得起厚重,衬得出清香。在清贫岁月里,这一方洁白豆腐是乡间最温厚的滋养,也是敬神祭祖的素净供品。“清白”二字,或许是豆腐给予人们最平易而深刻的教化。 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百年古会传新韵 黄河大集续乡愁

——单县十月文化物资交流会侧记

12月4日(农历十月十五),一年一度的单县十月文化物资交流会如期举行。本届大会创新融入“黄河大集”主题元素,为传统盛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。

大会主会场设在北城街道的绿色之舟农贸市场,现场共设五大展区:优质农产品及食品、白酒、新能源汽车、商贸与特色小吃、文化娱乐。展品涵盖地方名优特产、新能源汽车、手工艺品、传统美食、非遗产品及古玩等,内容丰富,门类齐全。

单县十月文化物资交流会历史悠久,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七年(公元1528年),由当地祭祀庙会逐渐演变而成。

关于这场十月祭祀的起源,当地流传着一则传说:那年单县一带遭遇大旱,孟渚泽干涸,夏粮歉收,冬麦难种,百姓生计陷入困境。一夜,善良的渔家姑娘翠秋梦见一位白发老者。老者自称是孟渚泽中灵鲤所化,守护乡土已千年;如今旱情严峻,愿献出灵力拯救生灵,但需百姓诚心祭天,祈求上天庇佑。

翠秋将梦境告知乡亲,众人虽存疑,但见旱情日益严重,便决定依梦中所指,在孟渚泽边设坛祭祀,备齐祭品,虔诚祈雨。

祭祀礼成后,天空果然由晴转阴,继而乌云密布,大雨倾盆。久旱的土地得到滋润,小麦得以播种。百姓深感欣慰,深信此乃灵鲤显灵,从此对其敬仰膜拜。

此后,每年农历十月十五,当地百姓都会举行祭祀,活动持续十日,逐渐演变为盛大庙会。因商贾汇聚、交易兴旺,庙会进而发展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集会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中断数十年的“十月会”得以恢复。祭祀仪式不再举行,但物资交流会的传统保留下来,会期仍定于每年农历十月十五至二十四,为期十天,并正式定名为“单县十月文化物资交流会”。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紧缺的背景下,大会成为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,进入历史鼎盛期,被誉为四省交界的“物博会”,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、商品流通日益便捷,古会的商贸功能逐渐减弱。2005年,单县人民政府将大会更名为“十月文化物资交流大会”,通过增强文化活动的比重,推动“文化搭台、经贸唱戏”的转型,为这一传统盛会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化活力。

如今,“赶十月会”早已超越单纯的物资买卖,成为单县百姓文化生活与精神寄托的一部分,也凝结为几代人心中一份温暖而难忘的乡土记忆。 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活动持续十日,逐渐演变为盛大庙会。因商贾汇聚、交易兴旺,庙会进而发展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集会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中断数十年的“十月会”得以恢复。祭祀仪式不再举行,但物资交流会的传统保留下来,会期仍定于每年农历十月十五至二十四,为期十天,并正式定名为“单县十月文化物资交流会”。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紧缺的背景下,大会成为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,进入历史鼎盛期,被誉为四省交界的“物博会”,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、商品流通日益便捷,古会的商贸功能逐渐减弱。2005年,单县人民政府将大会更名为“十月文化物资交流大会”,通过增强文化活动的比重,推动“文化搭台、经贸唱戏”的转型,为这一传统盛会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化活力。

如今,“赶十月会”早已超越单纯的物资买卖,成为单县百姓文化生活与精神寄托的一部分,也凝结为几代人心中一份温暖而难忘的乡土记忆。 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传统文艺表演



开幕式演出



现场交易市场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瞎包」

日常生活中,人们总会遇到一些品质败坏的人,比如与人交往满嘴污言秽语、行为举止粗俗不堪等。不仅如此,这种人还会亲身去做许多违法犯罪之事,严重的触犯法律,受到应有惩处;有的则总做些令人厌恶的事,比如故意破坏公共卫生、侮辱他人、背后无中生有挑拨人际关系等,虽不够治安管理处罚的标准,却也非常让人闹心。鲁西南人对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种人,有一个称呼——“瞎包”。

查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五版)，“瞎”共有5个义项,并无与“坏”相关的解释,第一个义项是“丧失视觉”。那么,“瞎”是怎样和“坏”联系起来的呢?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始祖、“五常”之一的舜。

《史记》载:“虞舜者,名曰重华。重华父曰瞽叟……舜父瞽叟盲,而舜母死,舜更娶妻而生象,象傲。”舜是黄帝的七世孙,但到舜这一代,早已沦为平民,连正式名字都没有。因为他是盲人,也就是俗称的“瞎子”,年纪又大,所以民间称他“瞎老头”。司马迁用文言记载,便写成文雅一点的“瞽叟”。他与第一任妻子生下舜后,妻子去世,瞽叟再娶,又生了儿子“象”。舜因会制作和贩卖陶器,生活富裕,尧帝还将两个女儿嫁给他,这引起了舜的继母和象的嫉妒。舜受偏爱后妻与象,便常常想谋杀舜,好让象继承家产。

一次,瞽叟让舜修理房屋,自己在下面放火,想烧死舜,舜从房上跳下,得以逃生。舜又让舜挖井,待井挖深后,便和象一起填土,想活埋舜,结果舜从井侧挖通道逃出。尽管瞽叟与象屡次谋杀,舜却不与他们计较,反而对待他们更加恭谨,由此赢得了好名声。

至于舜为何不选择反击,现在看来,舜是成大事者,胸怀远志,且当时正处于尧对他的“考察期”,舜不会让这类小事影响宏伟目标的实现。正如一位名人所言:“真正的体面,从来不是坚守脆弱的自尊,而是拥有穿透荣辱的远见,那些为理想放下身段的背影,终将铸就成山岳般,宽广而巍峨。”舜正是如此。从后来舜因治水之事处死鲧来看,他并非心慈手软之人,而是颇具政治头脑。瞽叟的所作所为则更为人所不齿,于是从那时起,“瞎”便与“坏”联系在一起。

但“瞎”本是形容词,为何加上“包”字成了名词呢?这与成武县的一个传说有关。相传,成武县曾有个叫王大的赌徒,嗜赌如命,且很不孝顺。他因赌气死父亲,只剩老母,却仍常加虐待,人人见他都远远躲开,给他起绰号“大瞎”。王大一次赌博输得很惨,为翻本连赌三天三夜。天亮散局,他才想起母亲在家还没吃饭,便在包子摊买了几个肉包子揣在怀里,打算带回家。走到半路,因意袭来,他就找个坟头躺下休息,谁知一睡又是三天三夜。时值夏天,有过路人见王大躺在坟头,满身苍蝇蛆虫,以为他已死,便叫人准备收尸。众人正要抬他时,王大忽然醒来——原来是他怀里的肉包子腐烂生蛆了。赶回家中,其母已奄奄一息,连那腐坏的包子也没能吃上。人们于是又给王大起了个绰号——“瞎包”。

从此,“瞎包”就成了鲁西南一带对品行不端的坏蛋、二流子的专称,一直流传至今。 张长国

